



洛夫故居的乌桕树

■陈学阳

洛夫故居门前有两株乌桕树，高十来米，比肩而立，向天伸张。皲裂的树皮，遒劲的枝干，像一对年近父母相携站在坪前，凝望着燕子山路口，静候远方游子的归来。

2018年3月19日凌晨，90岁的洛夫病歿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第三天，世界诗歌日，湖南衡阳文化界百余名作家、诗人及媒体记者汇聚相市燕子山，深切缅怀这位世界华文诗坛泰斗。那天，洛夫故居墙上挂满挽联。门前乌桕新抽的嫩枝，淡绿、纤细，铜钱般水灵的稚叶，像佩戴朵朵花儿，叶面上紫红的经络交错，仿佛有悲伤的血液在流淌。

洛夫出生地衡南相市是湘南千年古镇，文化底蕴深厚。2020年，受当地主政者邀请，我出任地域诗联文集《相公堡》主编，旨在打捞、整理、揄扬如珍珠般散落在全乡的人文历史碎片。初夏到洛夫故居时，正值乌桕花开，黄绿色的花一穗一穗垂散下来，像稻子，像狗尾巴草，低调得实在不起眼。青扁似的叶子繁聚一树，圆洞光亮，微微泛红，若守护花穗的卫兵。同行友人说，乌桕花雌雄同株，花期长，足有两三个月。我在树前听蜜蜂嘤嘤嗡嗡，作深深呼吸，花香沁人心脾。

2021年国庆期间，我陪同十五六位作家、教授和高工赴洛夫故居采风，又一次目睹乌桕的变幻。逆光中的乌桕叶，绿中缀黄，黄里孕红，烟静酒脱，将阳光隔离出多姿多彩的光晕和影子。恍惚间，感觉乌桕背后有盈盈泪光，切切期待，遗留着离散的忧愁。大家在树旁留影，诗人罗诗斌当众朗诵其《洛夫故居的乌桕树》：“老屋前的两株乌桕树/缄默如神灵/霜红的叶片上/落满阳光、露水，以及/稀稀拉拉的鸟声/这些千疮百孔的寂静/被一只蝉蛻/小心翼翼地珍藏//树下有一条小径隐入/远方的天涯/期待黄昏降临/有炊烟从青瓦上升起/老母亲站在树底下/喊某个人的乳名。”诵读结束后，众人久久仰视乌桕，总想打量出那一树镜头无法拍摄，诗歌语言也不能全部表达的玄妙之处和意象之外。

洛夫最后一次回乡，是2012年10月30日，我一路追随先生抵达旧居，聆听了“故园心——影响世界文学大师洛夫诗歌论坛”的精彩演讲。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乌桕叶似火燃烧，在空中画出一片斑斓，像是旧居赤忱的主角，在热烈欢迎先生再度回乡。满树暖色，洋洋洒洒，宛若油画浓烈的油彩，张扬中蕴隐忍，野性里含内敛。但那些叶片层层渐变，步调不全一致，深深浅浅的红，仍有绿黄相间，流露出真颜色的性情，原生态的风姿，亦让人察觉季节跋涉的痕迹。在阳光照射下，向上望去，顶端的叶子好像是透明的，每一片都如两张拉满的弓，沿着中脉拼接在一起，闪着诗意的亮光，将青砖墙体飞檐翘角的旧居映衬得格外娟丽可爱。秋风习习，乌桕叶生动唯美，如栖息枝上的红蜻蜓，展开翅膀意欲飞翔；如飘荡不定的彩旗，不经意间鸽子样落地。一粒粒乌桕籽，缀满梢头，晶莹剔透，争先恐后从叶丛中探出头来。先生径直走近乌桕，手扶树干，蹲下身子，拾起一片落叶，在树前静默良久，耀眼的红叶在指尖间慢慢转动。

先生前后8次回乡，其中6次在金秋十月。先生每回离开旧居，总要抬头望望那些明丽的乌桕叶，停留好久，才舍得走开。许是故居秋风里的乌桕在梦里招手，勾起了先生的乡愁；许是满树飞红温暖的乌桕叶，点亮了他的童年往事。

洛夫在燕子山曾经生活整整10年，乌桕像一位友善的伙伴，陪伴他儿时的成长。据洛夫的亲人们讲，洛夫父亲每每从地里归来，草草用过午餐，就靠在乌桕树下打盹，间或给孩子们讲家训家风，传颂巴人德行，还说起屈原投江、岳飞抗金等爱国故事。童年的洛夫喜欢爬树、摘果子、掏鸟蛋、捉速藏，捡梨状球形的乌桕籽当子弹，用弹弓打枝上的鸟，打水面浮游的小鱼。曾将心形乌桕叶轻轻一折，放在嘴边，鼓足腮帮用力一吹，发出清脆的哨声，召集小伙伴们玩“官兵抓强盗”。

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枫桕》中写道：“木子以叶为花者，枫与桕是也。枫之丹，桕之赤，皆为秋色最浓。”枫与桕都是大自然的调色板，金秋出色的染工。实际上，仅就红色而言，枫树的红比不上乌桕之红，且不及桕树持久。“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秋晚叶红可爱，较枫树耐久。”乌桕的红，内敛，有质感，能点燃心中的炽热，给渐入冬天的季节取暖。它有如洛夫用满腔赤诚和激情，将浓浓的乡愁凝结成魔幻诗篇，温暖天涯归来人。

寒风乍起，落英缤纷，乌桕慢慢褪去红装，褐色的乌桕籽与成群的寒鸦高悬枝头。籽熟后，外壳裂开、剥落，露出雪白洁白的蜡层。“白满枝头粒，留充鸟雀饥。”这种寒鸦喜食，爆米花一样圆溜溜的白果子，远运看去像含笑的棉花，又像梅花万朵，一簇簇，一串串，在冬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偶看桕籽梢头白，疑似红梅小着花。”“千林乌桕都离壳，但作梅花一路看。”默想这些优美的诗句，仿佛踏入早春的梅园。当朔风日紧严寒催逼，乌桕删繁就简，铮铮凌空，站成一树雨打霜浸无悔无言的坚守，就像步入耄耋之年精神矍铄的洛夫，笔耕不辍，白头不懈，仍著就巅峰之作3000余行的长诗《漂木》。

乌桕，别称腊子树、柏子树、木子树等，跟香樟一样，根系扎得深，伸得远，耐水湿抗风力，生命顽强旺盛，南方人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最早将乌桕录入册页，至今已有1400多年。宋代陆游、辛弃疾皆喜桕至极，一个晚年蛰居山阴（今绍兴），将喜怒哀乐写在乌桕上，成了中国写乌桕诗最多的一位诗人，另一个曾亲手植乌桕于门前，并以“千尺苍苍”高大的乌桕树来祝福陆游和自己。

乌桕浑身皆宝，花可酿蜜，籽能榨油，根、皮、叶可入药，木质内紧纹美，做出来的家具越擦越亮堂。据说，洛夫旧居原有的家具，多是乌桕木做的。关于乌桕叶的药用和乌桕籽土法榨油脂，我曾听洛夫的亲人讲过。孩子们若生疔长疮，洛夫父亲就采几片油亮的乌桕叶，吐些唾沫，贴在疮口，消毒、止痛、消炎。用饭甑一样的木桶，隔水将桕籽蒸熟，让白色的蜡层变软，在石臼之中轻轻捣舂，使皮籽分离，再用榨菜油籽的方法，将皮中的桕脂榨出来，制成桕烛。桕烛明亮无烟，洛夫童年时就用过它照明朗读。

古时也好，现代也罢，但凡风姿独异的树木或会变色的叶子，都会触动诗人的才思，催生文人的诗情。“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西洲曲》，清丽、轻灵，诗中提及的乌桕，很有江南的温婉。“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的名作《枫桥夜泊》中的“乌”指的是乌桕鸟，“江枫”实乃乌桕，乌桕与渔火的色彩对照，则照出羁旅之思、家国之忧。李白、杨万里、沈明臣、纳兰性德等历朝著名诗人，都曾留下吟诵乌桕的诗篇。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七十余载，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灵河》《石室之死亡》等三十余部，对蜘蛛、蟋蟀、石榴树、蟹爪兰等诸多动植物着笔深沉，却没有触及最熟最亲的乌桕，这大概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

虽然乌桕没有出现在洛夫的诗行中，但它已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里，有着另一番“血的再版”吧？我也早已将乌桕当成他留在故乡的一部诗集，宁愿用一生去品读和禅悟。

起风了。爬上秀峰古塔的藤蔓茎叶一夜之间发黄了许多。它们趴在塔身，迎着向上，枝头外溢，远眺，仿佛是在目送眼前奔流而去的江水，抑或是在眺望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个名叫陶潜的诗人。它们日夜不改身姿，如岁月一般执着地存在着，意志似秀峰古塔一般坚定。

这是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一个名叫东流镇的牛头山上，长江就在百米远的地方奔流不息。我不认定这些藤蔓是陶渊明当初种下的，因为它们并不那么粗壮，但不排除这些藤蔓的种子，与当初陶渊明种下的那一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眼前的菊花一样，从陶公种下的那一年开始，已经过了1600多年的生命传统与更替。据当地史志记载：大约在405年，陶渊明任彭泽县令，而当时，东流正是彭泽属下一个叫黄菊乡的地方。它濒临长江，水土湿润，适宜花卉生长，尤其是菊。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这里便是金灿灿黄澄澄的一片。陶渊明来到东流后，见到此番美景，心境特好，喜不自禁地在城南选了一处菊所，时常“日驻彭泽，夜宿东流”，在此饮酒赋诗。

《宋书·陶潜》记载，陶渊明在彭泽要将公田都种上秫，但他的妻子及孩子要全部种秫，最后“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秫，是一种可以用作酿酒粮食。秬，与我们今天的“粳”同音，是一种稻米。可见陶渊明嗜酒，走到哪里都是爱田园知稻菽的。但最终还是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解印绶去职。

时过1600多年了，1600多年的时间去哪儿



蒸水蜿蜒而下，流经古镇渣江，有一古渡，位于渣江镇秋夏村，这一古渡，便是洋湖幽古渡。父亲告诉我，相传洋湖幽的河边有一堆石头，石头堆积之地，有一处洞口，洞很深，通往南岳黑龙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经常去洋湖幽古渡边游泳，古渡附近的河水清澈透亮，水底有许多溜光的彩硅石，黑底，黄金条纹，波光潋滟下，游鱼在彩硅石间往来穿梭，水藻顺着流水在彩硅石间飘摆。父亲说：“那时候，我一个筋斗栽进水里，可以看见很多鱼在水里游。”

后来，父亲又跟我讲起了洋湖幽古渡艄公傅仲寿的故事，一直令我喜欢。

终于有一天，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住在西渡的艄公的孙子、我父亲的学生傅仁三。趁着周末，我在傅仁三的陪同下，来到了老家秋夏，去探访傅仲寿艄公的儿子傅宜中。

来到洋湖幽，洋湖幽的水已经有些寒凉，一江蒸水，在萧瑟的秋风中静默。河岸的芦花苍苍，在秋风里荡漾。两岸河洲上，红薯的藤蔓在秋夏村肥沃的土地上错综复杂地伏地爬行，几个秋夏村村民正在田地里给油菜苗打菜眼。

当我们走进傅宜中的住处时，朴素的老人正坐在一把古旧的藤椅上，穿一件老旧的深灰色外套，秃得打眼的头顶依稀冒出几根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纵横，一脸慈祥。老人的旁边，坐着他的老伴黄氏黄明志，看起来身体不大好。见傅仁三领着我进来，两位老人硬要起身迎接。傅老告诉我，他今年85岁了，民国26年生。

我向老人问起其父亲傅仲寿的事，老人陷入了沉思，过不久，便又抬起头来，侃侃而谈。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艄公傅仲寿，生于1909年，清朝末年。他有三个孩子，“走日本”时，带着一家人东奔西逃，两个儿子和老伴客死他乡，独留大儿子傅宜中。民国34年间，其子傅宜中七八岁时，傅仲寿还是做面老师傅，在驼背树老街带徒弟弟做面。那时，条件好的人家，逢年过节都会去傅仲寿的面店买手工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老人放弃了做面的手艺，开始在洋湖幽古渡口为衡阳县渣江松市村、秋夏村、大光村（现在的文昌村）三个村子的村民摆渡，大家都喜欢喊他“寿满爷子”。

老艄公划船的篙子是自己做的，一般一年换一根。篙船是在盐田冲里觅的，选的是有弹性、笔笔直直的南竹篙子，老人在竹篙的下端破开成几股，选一坨四十公分长的铁锚塞进去，铁锚两头尖，中间粗，最后用铁箍箍紧。因为铁锚，铁头就可以沉下水，船篙就不会浮到水面上来了。

那时候，村子里的人没有柴烧，要走十多里路到河对面的盐田冲里去捡柴。每天凌晨一两点，村民们就提着夜路来到古渡口，喊：“寿满爷子，过河啦！”不管老艄公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只要一听到喊叫声，都会马上从船舱里爬出来，应一声：“来啦！”便撑起一根四米多长的船篙，把村民送到河对岸。

这些寻柴的村民，家里条件好的，就背上一根竹木杠，上面吊一两个红薯或者饭团；条件不好的，什么食物都没带。大家上了船，过了河，走十多里的山路，到盐田去寻柴。盐田冲里山高林密，柴草茂盛。但也并不是什么柴都可以杀的，只能杀一些杂木柴。到了第二天下午三四个钟的时候，一个个肩上挑着柴担，陆陆续续来到渡口，柴堆堆满了渡口。寻柴的人挤在了渡口，在对面的河岸扯着嗓子喊：“寿满爷子，过河啦！”于是，老人把船篙往渡口边的石头上用力一点，又急急忙忙往对岸划去。

就这样，老人来来回回，用他的那根四米多长的船篙，把来来往往的村民，一下划到这边河，一下划到那边河。

不论晴天落雨，没有白天黑夜，老人皆守在

秀峰塔下陶公祠

■石泽丰

了？陶公去哪儿了？

时下，又是一年秋风起。我沿着石级，从江边的一条小路上上牛头山，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拜谒陶公祠，它就在秀峰古塔的一侧。两边的落叶如蝴蝶翻飞，陆续地划过我的视线。上得牛头山来，来到陶公当初的夜宿之地，却不见陶公的踪迹。祠前，院门紧锁。透过门缝，看见院落深深，里面种有菊花。祠堂中间的大厅内，塑立着陶渊明的塑像，像是木制屏风，上面高悬“松竹犹存”的匾额。也许陶公离去之前，没有跟这里的一草一木打一声招呼；也许他根本没有离开，就在祠中。见不到陶公的身影，我有些着急。我记得自己前些年，初来时曾写诗问过——《菊》：

如何从诗歌下摆中闪出/陶翁干咳出的一口鲜血/疼痛千年/千年的杰作紧缩年轮/感受紧缩的痛苦//秋风拐过长廊弯处/离开田园的菊花背对夕阳/背对失去的血液已失去悲哀/无数的花朵染紫嫣红/——一堵青砖围墙/隔住了千年的守望//篱桩已挂满文人墨客的缰绳/民间的乡野月上东楼/通往晋朝的路径/陶翁的眼睛半掩神光/我未能读懂“问菊：/菊隐笑容 独向秋风”

立在陶公祠前，我翻飞的思绪，毫不逊于这四周的落叶。眼前，陶公祠的一方外壁墙，原本用石灰重新粉刷过，只因时日久了，被风吹拍打之后，从墙脚至门楣高的一方大大墙壁，被染成了黛墨色，如巨幅山水画。这无疑是大自然的杰作。它让人凝思，成了我们“追忆逝水年华”和“目击道存”的一个载体。这次来此，以一个孤独旅客的身份，我没有掺和到儿女和妻子忙着拍照留念的活动



船上，吃睡也在船上。老人的儿子、孙子轮流给他送饭，通常是红薯煮饭、白菜煮饭和萝卜煮饭。

盐田冲里的人也会担柴到驼背树老街去卖。盐田文德印子堂的王益佳，常常杀柴到驼背树老街去卖。其表叔黄明志是老人的儿媳妇，王益佳知道表姐家中国难，有时会从冲里杀很多柴来送给表姐家。那时候，王益佳只有十几岁。老人客气，留他在家玩，王益佳在船上玩的时间多，跟老人在船上吃睡。

有一次，盐田下街祝氏担一担柴到驼背树老街去卖，上船时，一脚踏空，掉进了河里。老人发现了，纵身一跃，扎入水中，几经周折，把祝氏救上岸。老人上了岸，已是筋疲力尽。

像这样落水的事，经常发生。据洋湖幽的人讲，大人小孩，老人不知救了多少人。

那时候，在盐田冲里的孩子要到秋夏屈祠堂读书。每天来来往往，在洋湖幽坐渡船，上下船时，老人总是一个一个地牵着手，生怕他们掉进河里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看，对面河的盐田冲里经常放电影。于是，大家吃过晚饭，携家带口追到那里去看露天电影。在古渡口搭船时，孩子们喜欢在船上打打闹闹，跑呀，跳呀，还未等船靠岸，两腿一蹬，跳上了岸，等人走光时，船上已成了一个大水坑。这可急坏了老艄公，他连忙用舀水瓢一瓢一瓢把水舀到河里。即使这样，老人也不恼，总是笑嘻嘻的，布满皱纹的脸上就像盛开的一朵野菊花。

等到大家看完电影回来，天已经是乌漆麻黑。于是，大人便从稻田里扯一把稻草，接长了，中间用稻草绑好，然后点上火，火把照亮天空，照亮看电影的大人小孩，一群人余兴未尽、热热闹闹地往渡口赶。等大家都上了船，老人就问：“过河电影？好看不？”然后，船上的孩子们就叽叽喳喳地告诉老人：“寿满爷子，演的是《上甘岭》，几好看！”

1982年端午节边，涨了一次几十年难遇的大水，猪、牛、鸡、鸭等牲畜和一些杂草垃圾从上游推下来，漂浮在河面上，河水一片浑浊。洪水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在烟波浩淼的洋湖幽水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老艄公的木船在波浪翻滚的洋湖幽半沉半浮。由于河水湍急，船篙派不上用场，老艄公便喊儿子傅宜中、孙子傅冬元和傅仁元从家里找来几个篾箕做桨，喊船上的人一起，弓着身子，拿着篾箕，从上游方向划向后划水，因为这样，船就不会往下游后退了。等到船靠了岸，老人和船上的人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改革开放后，勤劳的秋夏村村民，家家户户种上了蔬菜，上半年种西瓜、香瓜，下半年种萝卜、白菜、芹菜、大蒜、花菜、包菜。收获季节，村民们便担着一箩筐一箩筐的蔬菜往盐田、渣江街上去卖，在洋湖幽古渡口坐老艄公的渡船。大年三十，村民们欢欢喜喜围着桌子吃年夜饭，而老艄公只是三扒两咽吃上几口，便赶去为还在赶集的村民摆渡。

老人摆渡，酬劳很少，一年到头，村里分给500斤稻谷。到了年底，一些屋场的村民会送上一一点自家做的白米粑子、高粱粑子给老人品尝，条件好一点的，会端上一两杯米烧酒给老人喝，以答谢老人一年的辛劳。

傅家父子的木船有时也会坏，就托人喊我爷爷屈孝绳来修船。一来二往，两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当傅宜中和他的老伴黄明志听说我是渣江“红船匠人”屈孝绳的孙女时，异常激动，老人黄明志捉住我的手紧紧不放，只说了一句：“你爷爷，你爷爷……”便老泪纵横。

傅仲寿从1965年撑渡，到1987年，整整22年。老人之后，洋湖幽屋场傅宜成接下了老人手中的船篙。撑了两年的篙子后，改用摇橹船，中间换了一个又一个，2014年后，改改用机船了。

1991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傅仲寿老人起床上厕所，抱住家门口的一棵老枣树，喊头暈。等他的孙子傅冬元背他回家后，就不行了，享年82岁。

之中。我绕着院墙沉默地走着，再次走到那两扇对开的旧色木门前，情不自禁地触摸起了锈迹斑斑的一对门环，它们如一对孪生的兄弟，冰冷。我反复抚摸，都没有感触到陶公的手温，这岁月的风雨，究竟带走了多少人间温情？

陶公祠又名靖节祠，听说最初是南唐时东流的先贤为纪念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而修建的。现在，这里成了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建筑面积有542平方米。1981年9月，陶公祠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拨专款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陶公祠，青砖小瓦平房，固执地保留着过去的模样。

这位“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的诗人走了，但他的精神在民间拥有了一席之地，陶公祠这栋时光凝固的建筑物，是再好不过的例证。由此，我对中国诗歌的永续抱有极大的乐观，特别是我上小学的女儿对陶公简介能倒背如流。这次她见到陶公祠，立马嘴里念念有词：陶渊明（约365—427年），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卒后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我想，这人世间，没有什么比一种精神根深在一个民族的血脉里更为重要，它堪比时光延续，是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魂。想到这，我抬头看了一眼秀峰古塔，它五层六方，高约十余丈，砖石相砌。每层方方有门，塔体飞檐。在这里，它和陶公祠一样，成了一部时光之书，虽然有些令人伤感，但它毕竟是一段怀古的好乐曲，在风中奏起了人类文明乐章，叩击着我的精神之门。



“白描”的艺术

■李 昂

“白描”，原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即只用墨线勾画，不着颜色。借用于文学创作，指用简练、朴素的笔触，不加烘托及渲染地刻画人物形象。

以诗词而言，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便是用的白描。黄鹂“两个”正好，一个则觉孤单，多了又显繁杂；白鹭“一行”即可，少则不能谐和，多则鹭阵遮天。只“两个黄鹂”，便唤出一弯翠柳，一片春意；“一行白鹭”，便牵出万里晴空，朗朗碧霄。

再看崔颢的《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也是白描，寥寥几笔，人物、场景跃然纸上。一个家住横塘的小姑娘，在行船的江上听到邻船男子的乡音，于是天真无邪地停船相问：“你是不是我的同乡？”不待回答，又自报“妾住在横塘”。她的身世如何，从横塘泛舟所为何事？我们都不得而知，也无须深知，打动我们的是作者摄取的这一浑金璞玉般的镜头，是小姑娘娇憨天真、呼之欲出的形象，是他乡听出乡音，因而倍觉亲切、喜出望外的美好情愫。

又如辛弃疾的《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也是白描，质朴的语言生动勾画出一幅农村早春的图景。我们不仅看到远远近近的山、横横斜斜的路、嫩黄的桑芽、初生的蚕儿、小山上的牛犊、夕阳下的林鸦、酒家的青旗、盛开的荠菜花；听到溪水的哗哗声、牛犊的哞哞声、酒家的说笑声；而且闻到了初春清新的泥土气息，感受到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农忙前夕的紧张备耕氛围……

而苏轼的一首《浣溪沙》却另是一番意趣：“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犂车。牛衣古柳卖黄瓜。……”村野枣花，纷纷飘落于路人衣巾中，沙沙如闻其声，何等喜人的境界！而此声未停，彼声又起，枣花洒落之时，正犂车大忙之际，村南村北一片嗡嗡，行人至此不禁驻足。展望古柳之下，早有牛衣卖瓜之人候在那绿荫福地……最寻常、最普通、最不值得写的场景酿出了这般浓浓的诗意，可见千古奇境，正在无奇之中。

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一个普通的农村，一次普通的家宴，却写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写的是眼前景，用的是口头语，笔墨都显得挺轻松，连律诗的形式都变得自由灵便了。诗篇把恬静秀美的山乡风光和故人纯朴真挚的情谊融成一片，不猎奇炫异，不卖弄技巧，好比一位美人，凭藉的是一种天然的颜色和风貌，而不去涂脂抹粉。

白描的手法，质朴的语言，有一种隽永之美，炉火纯青之美。你看陶渊明的《饮酒》、李白的《静夜思》，没有华丽的辞藻，看不出作者使一点气力，逞一点才学，看不出诗中有一点针线的痕迹，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们是单纯的，但又是丰富的；是易于理解的，又是品味不尽的；是细致而深曲的，又是浑然无迹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便是“白描”之至美。